

人间真情

奶奶

■崔加荣

弹指一挥,奶奶已经去世八年,八年间,对奶奶的思念如潮水般涌现,她的一颦一笑也清晰如昨。

奶奶出生于十九世纪初,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无论衣着气质还是生活细节,大家闺秀的风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双小脚裹得周正整齐,满头白发梳起一个发髻,用网兜罩住,哪怕外面有一根乱发,奶奶都要重新整理。从我记事起,奶奶一直用清水擦牙,那是幼年就养成的习惯。

衣服再旧,奶奶都会浆洗得干净整洁。她经常对我们说衣服不怕旧,但一定要洗干净,不能邋遢。

奶奶的后半生历经坎坷,颠沛流离,经历过战争、土地改革,忍受过普通人难以承受的苦难。

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奶奶经常在寒冷的夜里抱着孩子四处躲避批斗。有时候夜里跑到另一个乡村,躲避到荒野里,脚冻烂,露出白生生的骨头,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奶奶生活非常节俭,粮食不够吃,就到田里挖野菜,野菜挖完了就吃树叶,再后来还吃树皮。直到晚年,奶奶都对榆钱情有独钟。每年三四月,奶奶把打下来的榆钱淘洗干净,用面粉拌了,上笼蒸熟,再淋上蒜泥和几滴香油,吃起来香甜爽滑。

平时有好吃的,奶奶不舍得吃,一部分给我们,一部分藏在她那古老而又神秘的柜子里。每次看到我们垂涎欲滴,她再一点点拿出来给我们吃。有

时我们偷偷打开柜子吃,奶奶每次都能发现,边骂边再分给我们。每次回想起这些事,都能感受到奶奶对我们深深的爱。

奶奶对读书人非常敬重,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读书,学会打算盘,多学知识考大学,不至于一辈辈趴在农村种地。随着哥哥辍学,奶奶对我们的期望越来越大,兄弟七八个全部在家里种地,是奶奶很担心的一件事。那个年代,农村教学设备落后,平时又要帮家里干活,想考上大学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九岁才入学,面对班里比我小两三个月的同学,我不敢怠慢,学习加倍努力,一鼓作气考上了大学,总算了却了奶奶的一桩心愿。奶奶当时激动地说:“总算熬出头一个。”

命运多舛,对于奶奶来说尤为如此。奶奶六十岁那年,二叔身患肝癌,高昂的医疗费令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困窘。经济困境和精神煎熬并没有打倒奶奶,她少有所放下面子,到娘家找亲戚四处借钱,每借一次,奶奶心里的负担就大一些。最后二叔的病还是没能治好,撒手西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伤一度打倒了奶奶,她一连数日滴水未进,伤心欲绝。

奶奶的自尊心非常强,视诚信为生命。料理完二叔的后事,奶奶一次又一次告诫我们不要忘记亲戚的援助之恩,要尽快还清债务。但是由于兄弟多,加上大哥生意失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家境都没有很大改善,直到

奶奶去世前的十年,才还清债务。临终前,奶奶一再叮嘱父亲,要确认有没有遗漏。

父母在,不远游。奶奶晚年,父亲便很少出远门了,守在奶奶身旁悉心照料。我们县城通火车后,奶奶经常念叨着想坐一回火车。每次父亲都答应她,可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有一次父亲用三轮车拉着奶奶去火车站广场,正巧站里没有火车停驻,奶奶亦未能见到火车。直到奶奶去世,都没能圆火车梦,每每想到此,我都心生遗憾。

奶奶很少生病,或许是她一生讲究卫生和素食的结果。但是在八十五岁那年,奶奶被查出了癌症。奶奶非常坚强,八十五岁的高龄,还要忍受手术之痛。术后康复得也很快,不到半年,奶奶又恢复了精神,还经常到邻居家串门聊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大家为奶奶的康复高兴不已时,她又被查出患上了冠心病。三月里,我接到通知,匆匆忙忙赶回老家,奶奶虽然卧床,但已无大碍。由于一家人的悉心照料,加上多年未能团聚的家人都回来了,奶奶心情愉悦,几天后便能下床活动。

但毕竟年事已高,当年五月底,奶奶再次病危,尽管第一时间入院抢救,还是没能挺过去。当我们心急如焚赶回家时,奶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扶灵痛哭许久,亦不能表达对奶奶的歉意。

奶奶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和精神财富。③22



军壶情

■徐一峰

我有一个军用水壶,已经五十个年头了。1974年3月22日,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在离开家的前两天,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同学把这个水壶作为纪念品送给我,当时还是九成新,我视若珍宝。这水壶不仅实用,而且是军用的,那个年代,军用品被看作是时代精品,你如果戴顶军帽穿件军服,腰里系一条军用皮带,要比现在的人开着宝马坐着奔驰还风光。

在农村,庄稼地里,我跟农民一样,顶着烈日,辛勤劳作,挥汗如雨。歇工时,拧开军用水壶的盖子,壶里是上工前灌的井水,拔凉,喝上一饮子,温凉适中,爽口甘甜。

四年后,随着时代变迁,我走进校园,也带上了这个军用水壶。经过十年浩劫,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设施非常简陋,学生们的餐饮和住宿条件十分艰苦,三十来平方米的老旧寝室里,住着二十多个同学,拥有两千多师生员工的学校,仅有一个烧开水的老式锅炉,

每天下午五点钟供开水,不到半个小时开水告罄,很多同学拿着水瓶甚至饭碗去锅炉房提前等着,最后仍有一些人失望而去。我课余时间不是在篮球场就是和同学结伴到校外走很远,晚上口渴难耐,所以下午有时间了就拎着我的水壶在供开水时接满,因为接开水的人多,拥挤着,不小心就会把手烫了。如能幸运接到开水,拎到寝室,晚上回来后,和几个同学每人分着喝上几口,虽“僧多粥少”,却比没有强。还有几次,我把接满开水的壶搁在床上,等晚上回来拿起时,壶却空了,肯定是被口渴的同学赶早喝光了。忍不住骂上几声,却也没有人应声。下次老同学聚会,作为笑话,再问起当初是谁偷喝了开水,要是有人承认,我会罚他几杯酒的。

分配工作以后,因住房特别紧张,又调动了几次单位,十年里搬了五次家,我一直保存着这个军用水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母均已退休,有一次

他们准备去苏沪杭旅游,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们,并拿出军用水壶让他们带着。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军用水壶了,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它。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父母相继离世。我办完母亲的后事,连续几天去处理他们的老房子和一屋子的老旧物品,当打开客厅里组合矮柜的一扇门时,竟然看到了我的军用水壶,是那么熟悉。拂去上面的灰尘,仔细端详着,它变样了,没有了当初的光泽,军绿背带也褪色了。离开的时候,我只带走了这个水壶。

我把水壶挂在地下室的墙上,坐下来,看着已经老旧的水壶,思绪万千。它似一幅画,一幅生动可以触摸的画。它朴实无华、意境深远,似一首诗,吟诵着生活的幸福、人间的真情、无限的思念。它是一个普通的军用水壶,容不下多少水,却容得下世间长河、岁月沧桑和半个世纪的风雨雪霜。③22

凡人心语

春雨

■晨曦

夜幕降临
你如约而至
在昏黄的光晕中轻舞
温柔地抚触着大地
恰如回忆中的样子

我不禁扬起头
凝视深沉的天幕
微风将你织成一张网
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
打落尘封在岁月里的宝藏

透过这张网
仿佛看到年轻的父亲
挥舞着锄头在田间查墒
他轻轻地嗅着泥土的芬芳
舒展的眉宇写着轻快
任由雨丝打湿他的衣裳

忽有雨滴垂入双眸
化作温热从颊边滑落
染红了冰凉的眼角
模糊了回忆的画面
我用力眨了眨眼
父亲的身影再也不见
耳边只有你沙沙的低鸣声
亘古不变③22

小草在等待(外一首)

■王伟

泥土里
小草一直在做着
春天的梦
尽管记忆曾被冰冻
但它并未放弃

小草稔知
一岁一枯荣的道理
所以它没有急躁
它学会了在平静中等待
润无声的春雨来了
含多情的春风来了
它们为迎接小草的登场
合力进行前奏彩排

雁归来

早已排好了队形
就等春天的号令
出发 向着北方的家
以优雅的姿态
背负着初春的信息
在天空书写爱的诗行

在寒冬消退之后
雁群重返故乡
迎接它们的有
春风 暖阳
鸟语 花香
有苏醒的土地
沸腾的村庄
有歌唱的河流
变绿的山梁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万物都开始在春光中
寻找希望③22

文字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